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 广南阿科

GUANGNANAKE

——云南广南县阿科乡经济发展与  
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



王建新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 广南阿科

——云南广南县阿科乡经济发展  
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

Guangnan Ake

Yunnan Guangnan Xian Ake Xiang Jingji Fazhan  
yu Shehui Wenhua Diaocha yu Yanjiu

王建新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分11章，从经济生活模式、壮汉苗瑶各民族关系、宗族组织与社会网络、婚姻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医疗保健等方面，叙述了云南省广南县阿科乡各民族真实、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国晓健 马岳      **装帧设计：**段维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南阿科——云南广南县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王建新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4

ISBN 978-7-80247-095-8

I. 广… II. 王… III. 乡镇-民族人类学-调查研究-广南县 IV. K280.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901 号

### **广南阿科——云南广南县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

**王建新 主编**

---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zscq-bjb@126.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mayue@cni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作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3.5

**版    次：**2008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620千字      **定    价：**102.00元

---

**ISBN 978-7-80247-095-8/G · 259 ( 2149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总序

周大鸣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方法；容观夐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

论如何深刻地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地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被研究者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方法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也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学习社会学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到社会实际中去观察、分析和思考。由于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认真地去找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考虑到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具备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时间要求，但离开了观察的准确性和深度，田野调查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说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sup>①</sup>笔者认为中国国情非常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今天，田野调查的新路早已由前辈学者开辟，但仍需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21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从认识论上讲，田野调查的认识基础与

<sup>①</sup>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性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他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家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黄宗智甚至认为，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sup>①</sup>当然，我们说因为研究主题不同、目的不同，一般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高，其往往追求通过调查达到对单个问题透彻了解的目的，而人类学往往运用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公开的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因此，人类学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信和自闭，要吸收别的学科实地调查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好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尤其是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的代表作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

<sup>①</sup>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sup>①</sup>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由点到线到面的研究。

从人类学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一直在运用从点到面和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回答与人类有关的宏大问题。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清楚的语言表明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更需要超越个案和调查点的局限，立足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历史宏观分析，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到族群与区域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研究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打下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地介入中观（族

<sup>①</sup>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类学研究工作。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老实实地经历各个阶段。

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传统。在漫长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教学的基础。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充实理论，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自我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我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是人类学学科调查与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传家宝”，也是我系培养本科生综合能力、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传家宝”。为了巩固、增强本科生的人类学专业知识、理论方法，以及开发、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开设各类田野实习。这类田野实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我系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老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到了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我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价”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课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劳务报酬。

现在，11本沉甸甸的田野报告集摆在案头。这11本报告集依然循着总体的学术关怀和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在具体的写作上则根据所研究族群和地域的侧重点以及实际需要来展开论述，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形式。《龙脊双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和古壮寨调查与研究》采取了大寨红瑶和龙脊

古壮两个族群进行比较研究，全书把调查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分调查现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乡村教育、扶贫等。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两个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村寨——瑶寨和壮寨的生活全景；综合研究部分通过分析壮、瑶村寨所蕴含的乡村秩序，探讨山地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结构。《黄姚古镇——广西昭平黄姚古镇调查与研究》以专题论文，如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宗族、医疗保健、社区权力与控制、精神文化（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民间文学艺术）、教育、旅游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一个古镇持续经年，目前依然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广南阿科——云南广南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分为11章，分别是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壮、汉、苗、瑶民族关系，亲族组织与社会网络，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差，教育类型、内容与人格形成，壮族的龙树及其变迁，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观音洞与民间信仰，苗族村寨的适应与变迁，瑶寨的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较好地反映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阿科乡壮族、汉族、苗族和瑶族共生互融的文化全貌和社会发展。对居住在贵州省水尧、永康和三都等地的水族人群的叙述与研究则以田野调查的内容展开论述。这些报告集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带队老师和全体实习学生的辛劳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学子成长的见证。

中国的21世纪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我们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不仅引发了学子对人类学的兴趣，也引起了学生对人生、多元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更多、更深的思考。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变迁是如此的迅速，很多时候，当事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感觉走了。反思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何尝不是这样？社会文化变迁形成的时尚、潮流等主流价值观往往淹没了时人微不足道的反思，更何况是对年轻人，喧嚣的流行文化之后是一片终极意义追求的苍白。谁也不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由跨国企业和大众传媒催生的消费主义，使人类沿着掩盖在科学光环下的能源消耗之路越走越远。部分村寨的调查反映出民族文化断裂使少数民族面临诸多的不适应；也有一些村寨里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真切体会和零距离接触都市世界，他们的生存还只是对环境的简单适应，一些偏远山沟里的少数民族虽未与世隔绝，但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两种迥异的生存发展

之路，究竟是哪一种好呢？相信不同的读者看完调查报告集后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怎样研究他们、认识他们也仅是一种答案，我们的结论也只是一孔之见——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和唯一的视角，然而正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和生活，人类也才有了更多的遐想，文化因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的追寻之路也就更加富于挑战！

## 发音转写说明

本报告调查的对象涉及了壮、汉、苗、瑶四个民族，报告中所涉及内容大部分都是通过对当地居民的访谈而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不乏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事项，这些事项通常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或多或少的区别于我们日常所闻所见。因此，调查组的成员将自己在调查中所听到的说法音译成汉语记录下来，并给出了标音。

本报告标音的原则基本与汉语拼音同，即括号中的标音可按照汉语拼音的拼读方式进行拼读。这里给出几个与汉语拼音稍有区别或者变动的音的标注，其中有一些是对于汉语读者来说比较少使用且相对困难一些的发音。除这里给出的标音的之外，其余均按汉语拼音拼读即可。如下即为特殊标音：

书中标音	[z]	[z̥]	[c]	[t̥h]	[sh]
所对应的发音	[t̥z]	[ð]	[ts]	[θ]	[ʃ]

# 目录

总序（周大鸣） .....	i
发音转写说明 .....	xii
序言（王建新） .....	1
<b>第一章 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杨宇斌） .....</b>	<b>7</b>
前言 .....	7
一、自然环境与生态 .....	10
二、耕地资源与使用，阿科乡的种植业 .....	18
三、土地政策与税费 .....	25
四、家畜、家禽与家养动物 .....	33
五、传统民居 .....	44
六、民族服装 .....	53
七、阿科壮族的生活方式 .....	60
附录 .....	82
<b>第二章 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田阡 杨正军） .....</b>	<b>83</b>
一、历史上的广南地方经济 .....	84
二、阿科乡经济发展的现状 .....	86
三、阿科乡经济未来规划之“打工经济” .....	91
四、阿科乡经济未来规划之“旅游经济” .....	93
五、阿科乡经济未来规划之小城镇建设 .....	99
结论 .....	101
<b>第三章 壮、汉、苗、瑶民族关系（杨正军） .....</b>	<b>103</b>
一、历史源流 .....	103
二、各民族分布状况 .....	107
三、各民族经济关系现状 .....	111
四、各民族婚姻关系现状 .....	117

五、各民族语言关系现状.....	123
六、各民族宗教关系现状.....	126
七、各民族“我群”与“他群”的主观意识.....	129
八、结论 .....	141
<b>第四章 亲族组织与社会网络（马永春）.....</b>	<b>144</b>
前言 .....	144
一、阿科乡壮、汉两族的亲属称谓.....	145
二、家族及其社会关系.....	148
三、人贅婚 .....	166
<b>第五章 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差（王晶）.....</b>	<b>183</b>
前言 .....	183
一、婚姻与生育 .....	185
二、家庭生活 .....	218
三、打工引起的婚育变化与家庭变化.....	255
<b>第六章 教育类型、内容与人格形成（王晶）.....</b>	<b>276</b>
一、基本情况介绍.....	276
二、学校教育 .....	279
三、家庭教育 .....	296
四、社会教育 .....	318
五、结语 .....	322
<b>第七章 壮族的龙树信仰及其变迁（龙开义）.....</b>	<b>348</b>
一、阿科乡龙树信仰的源起及其基本面貌.....	348
二、龙树信仰与生态文化和民族关系 .....	353
三、祭龙仪式与其变迁.....	358
<b>第八章 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李婧）.....</b>	<b>377</b>
前言 .....	377
一、治疗师及司仪的分类.....	378
二、疾病与驱邪 .....	379
三、摩公、囊妹的传承与生活方式.....	407
四、葬礼与摩公 .....	417
五、当地群众对于摩公治病祛邪行为的理解和认同.....	426
六、结论 .....	429
<b>第九章 观音洞与民间信仰（张俊）.....</b>	<b>431</b>
前言 .....	431

一、历史地理环境 .....	433
二、修建过程 .....	437
三、祭祀神灵 .....	440
四、祭祀仪式 .....	444
五、信仰群众范围及原因 .....	452
六、信仰人群对观音洞的看法 .....	460
七、结语 .....	462
<b>第十章 苗族村寨的适应与变迁（杨正军）</b> .....	<b>464</b>
一、广南县及阿科乡苗族概况 .....	464
二、搬迁前“坡上村”的发展概况 .....	468
三、搬迁后水库村的变化 .....	473
四、村民和乡政府对搬迁的看法 .....	480
五、搬迁后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484
<b>第十一章 瑶寨的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王建新）</b> .....	<b>486</b>
序言 .....	486
一、村寨的起源 .....	488
二、自然环境、农耕生产及村落生活 .....	491
三、婚姻、家庭及亲族 .....	495
四、宗教民俗与社会控制 .....	501
五、语言、交友及民族关系 .....	507
六、人生历程与仪式活动 .....	510
结论：传统与变迁 .....	516
<b>词汇表</b> .....	<b>519</b>

# 序言

王建新

这本调查报告集是2005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暑期本科生实习调查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本人带队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阿科乡为期23天的田野调查的成果。田野调查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1982年复办以来所坚持施行的一项教学科研传统，其目的一方面是配合人类学专业教学，为本科生提供实习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行不断的田野挖掘，积累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的科研工作夯实基础。2005年暑期调查共分为6个小组，分别在广西、贵州和云南调查。云南两个调查组安排在滇东珠江源头附近的广南县，由陈运飘副教授和本人各带一组，在者兔乡和阿科乡展开工作。本人所在小组由教师1人（王建新），研究助理1人（杨正军），博士研究生2人（田阡、龙开义），本科生6人（杨宇斌、马永春、张俊、李婧、大王晶、小王晶❶）共10人组成。

去云南调查出发半个月前，人类学系刘昭瑞教授、陈运飘副教授和本人于6月下旬事先前往广南县进行了观察摸底，与当地州、县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为调查的实施作了准备工作。本调查组一行10人与陈运飘小组一道，于7月10日下午2:30乘火车由广州出发，11日下午4时到达昆明，当天住云南大学附近文林宾馆。12日中午12时租乘线路大巴启程，翻山越岭，经11个小时长途跋涉后，于深夜11时抵达广南县城，住县武装部招待所。到达县城后，我们立即与县民族宗教局有关领导取得了联系，安排好下乡调查事宜。13日早9时，两个调查组乘面的分头出发去者兔和阿科乡❷。本调查组10名成员于10:20抵达

❶ 两位女生都来自山西太原，同名同姓。为便于区别，我们将年龄稍长的一位称为大王晶，稍幼的一位称为小王晶。大王晶负责家庭婚姻，而小王晶负责教育方面的调查。为避免混乱，在此加注说明。

❷ 阿科乡已于2006年与相邻的八达乡合并成立坝美镇，原阿科乡和八达乡的行政管辖区域现归坝美镇管辖。这一行政区划变更发生在我们的调查组当地调查之后，在此特别说明。

阿科乡政府所在地阿科村，住在乡政府附近的一所旅社里，稍事休整后，于14日正式开始调查。

经过最初3天的摸底调查，我们了解到，阿科乡主要有壮、汉、苗、瑶等几个民族，共有人口约29 444人。其中，壮族为主体民族，人口约21 591人，汉族为6157人，苗族1009人，瑶族约653人，布依、回及彝等3个民族共34人（详细数据见杨宇斌后文）。阿科乡的各族居民分布在以乡政府所在地阿科为中心、半径约20公里范围丘陵山川地带的阿科、者烈、董幕、革乍、那洞、者卡、青石、普南等8个行政村（见阿科乡行政区划略图）。当地有句俗语将该乡4个主要民族的生态和居住环境形容为“壮族住坝头（山川河谷地带），汉族住街头，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山腰上的树林）”。这段话相当准确地说明，这4个民族虽然也有杂居，但聚居较为普遍，各自都有特殊的历史形成过程、生产计形态、生活方式、民族语言及传统文化。为了能够尽可能广泛深入地了解情况，客观并充分地反映当地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状况，我们决定按专题、民族群体分工，分头进行调查。具体分工情况为，杨宇斌负责自然环境与民俗，田阡和杨正军为地方经济，马永春为亲属制度，大王晶为婚姻家庭，小王晶为教育，龙开义为民俗与信仰，李婧为疾病观与治病仪式，张俊为观音洞信仰，杨正军为民族关系和苗族，我个人负责瑶族村落调查。

调查组成员们首先在乡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整体情况调查，每个人都围绕各自负责的专题，收集有关资料，在搞清整体情况后，再以阿科行政村为中心，根据需要，逐步向周围村落扩大调查范围。我们的工作原则是，每个专题调查人都要在搞清全乡相关整体情况的前提下，结合不同行政村、自然村落以及不同民族的事例，充分有效地说明问题，形成系统的资料整理和挖掘。为获得在当地交通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调查地域的合理覆盖面，我们把田野调查点设在阿科、者卡、普南、那洞等几个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的行政村。我们尽量安排女生在阿科村及其附近村落工作，而男生则搭乘面的、摩的，更多的时候是步行，去其他距离较远的村落。由于阿科乡仅有的4个瑶族村寨分别位于乡政府所在地阿科村东北（那洞行政村科干村）和西南（者卡行政村龙那、腰引和革谋村）约15~20公里处的山里，而且只能步行进入，调查条件比较艰苦，我个人承担了瑶族村落的调查任务。

调查任务和范围明确后，调查组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调查工作。成员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集体用早餐，7点以后各自出发去调查点。傍晚7点左右，在阿科村附近调查的同学回住地集体用晚餐，去远处村落的同学则晚些返回，太晚时也会就近在调查村落借宿。一般情况下，晚饭后，调查组成员们聚在一起开总结会，相互报告一天的工作情况，交流经验。有时，带队老师去瑶

寨调查不能按时返回，则由研究助理主持开总结会。从7月14日至8月5日共23天的田野调查中，成员们都能够起早睡晚，吃苦耐劳，在努力学会从整体到个体、循序渐进地展开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初步掌握了与当地各族居民交朋友，参与他们的社会文化活动过程中进行深入观察的方法。这种紧张而有序的调查生活，不但使调查组全体成员都对田野调查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使他们在各自的专题调查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收集到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田野资料，为以后调查报告的撰写打下了基础。

我们在调查中所收集到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已经刊行的参考书，包括从书店、图书馆、资料馆、各级政府统计部门及地方史志编辑出版单位所购得的文献资料；二是地方性资料，包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向社会公布的各类统计报表、工作报告，村委会所制各种报表、人口、土地使用及生产状况统计，相关碑文、谱牒，神话及民间传说，宗教经文及方术咒语等；三是田野资料，包括通过问卷调查所得具体村落的各项基本情况，各种性质的访谈及在参与观察中获得的描述性资料。我们认为，这种立体型、全方位的资料收集方法是全面、深入理解当地社会文化的基础，是形成系统描述及深层分析的先决条件。当然，作为田野调查报告，我们撰文的目标并不在于理论分析和方法论开发，而是为了整理第一手资料，搞清基本情况。但是，调查报告的内容可以说明，调查组每一位成员都具有较强的整体把握意识，明确各自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位置以及我们所做工作的价值，抱着专业调查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感，比较好地完成了各自的调查任务。

调查结束以后，调查组成员们都认真地整理所得资料，完成各自的专题写作任务。由于各调查报告的篇幅都很大，涉及的历史、社会及文化事项非常复杂，统一格式、注音及校正工作也很繁复，这本调查报告集的编辑工作耗时超过了一年。不过，充足的写作时间也使调查组的成员们能够细心地整理和分析各种不同性质的材料，对其融会贯通，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整理方法和写作风格，达到了在写作中进一步加深认识和提升思想的学术目的。作为带队教员，我个人认为，这部调查报告集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基本上是成功的。它在显示我们调查组全体成员调查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向社会乃至学术界提供了一整套有关阿科乡经济及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基础资料。毫无疑问，它有助于相关学科方法论开发，并在相关政策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这次田野调查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我们调查组全体成员都通过自身的调查经验体会到了民族学、人类学调查方法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调查组成员们在最后的总结会议上一致表示，田野调查不仅使他们学到了工作方法，而且锻炼了他们的体格和意志，提升了个人修养，也打开了眼界。调查组全体成员都是